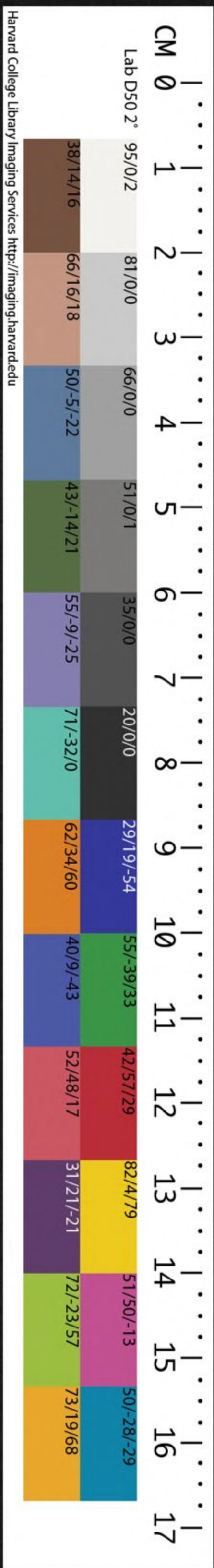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22

2520/4486 b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三十六

諸子列傳

鬻子

鬻熊帝顛頊之後季連之苗裔

史記

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

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

鬻韓詩外傳作楚邱子先生見孟嘗君

武王崩成王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于鬻

子之家而問焉鬻子告以上世之政

賈誼文多不新書具錄

所著鬻子二

十二篇蓋多闕畧云

老子

關尹子附

尚史

諸子列傳卷三十六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朱

玉禮一名重耳外字聃葛立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索隱老子

號伯陽父周守藏室之史也張湯傳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

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

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

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是

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高士傳老子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

不施轉為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

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

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彊使著道德經五千餘言又曰商

容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弟子者乎

商容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老耶張其口而示

容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商容曰子知之乎

老子曰舌存非以其柔耶齒亡非以其剛耶商容曰盡矣無以

復語子哉世說注商容老子師說苑作常攬博物志老子入胡

作樗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

同時云此下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說近誕故刪之

尚史 諸子列傳卷三十六



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人莫知其所終孔叢子子思見老萊子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萊子曰不可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列女傳老萊子老養二親行年七十著五采編爛衣自孔子死之後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鸚鵡鳥于親側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太史公疑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為一人非是今以二人附老子傳亦猶巢由附夷

齊云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

耶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關尹子名嘉列子師之多所請

問莊子稱為博大真人劉向列子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似若道而用視聽刑智以求之弗

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

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曰關尹謂子

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身將有隨

之是以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觀之神農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又曰列子學射中矣請

于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尹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

曰知之矣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國與身皆如之道家老萊子十五篇關尹子九



篇漢書

文子

文子姓辛名鈇葵邱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

老子漢書老子弟子錄其遺文為十二篇魏李考馬總意林別

並陰陽歷數則道家有文子九篇文子非計然也

墨子腹蘄

墨翟益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十日十夜而至邳見公輸盤曰北方有侮

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曰吾義固不以人墨子起再拜曰聞子

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有子地而不足于民殺所

不足而爭所有餘不智宋無罪而攻之不仁知而不爭不忠爭

而不得不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知類公輸盤服墨子曰然乎

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于

王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敗輿而欲竊

之舍其錦繡鄰有衽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

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

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敗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

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狐狸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

衽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為與此同也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



為我為雲梯必攻宋于是見公輸盤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  
 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墨子之  
 守固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  
 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楚王曰善哉請無  
 攻宋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間中守閭者不內也國策呂氏春秋並同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以為至巧墨  
 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  
 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韓非子墨子為

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  
 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  
 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又于歲數  
 惠子聞之曰大巧巧為輓拙為為巫馬子謂墨子曰我與子異

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于鄒人愛我鄉人于魯  
 人愛我家人于鄉人愛我親于我家人愛我身于吾親以為近  
 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  
 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墨子曰然則一人說  
 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  
 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十人不說子  
 十人欲殺子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  
 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

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又曰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

踵化之所致也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尸子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不聽也鄒陽書

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新墨家墨子七十一篇漢呂氏春秋墨

語墨子皇皇席不暇暖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

令吏弗誅矣先生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

義也王雖為之賜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

王而遂殺之

尸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所著雜家尸子

二十篇漢書亡今見書雜引諸書

楊子

楊朱或曰姓陽名戎字子居莊子釋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

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

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

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

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

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  
體之一毛以濟一世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  
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  
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孟孫陽曰一毛微  
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  
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  
能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以吾言問大禹墨  
翟則吾言當楊朱過宋逆旅一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人惡惡  
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朱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  
自賢之行奚往而不愛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  
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  
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子書亡僅見于列子今采其獨行偏尚數端餘不具載

列子

列子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當是繆公○按列子有楊朱見梁王之文威烈王二

十三年而後有梁是已當鄭幽公時矣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

家劉向別錄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御寇

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



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  
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  
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  
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策國道家列子八

漢書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

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  
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古今樂錄  
也隱于山岳潛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莊子病劇弟子對之  
位周謝使者引聲而歌歌辭淺鄙不足錄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

史桓譚較莊子本文上為烏為食  
新論下為螻蟻食語尤精練

鬼谷子



鬼谷子楚人周世隱于鬼谷蘓秦所記以為周時已豪士隱者  
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皇甫謐注蘓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子掘地

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主之地蘓秦下說鬼谷子泣

下沾襟論衡鬼谷子曰蘓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

橫儀不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鬼谷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

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志居鬼谷山囚以為稱蘓秦張儀師之

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

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十之痕此木豈與

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

上枝干青雲下根通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

天地有骨肉哉所居然也拾遺記張儀蘓秦嘗息大樹之下假

息而寐有一先生言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問之子何國人曰吾

生于歸谷亦云鬼谷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習得

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

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辯之不明也明而不行者持之不

固也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一持之固之又

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說

不行者天下未聞也此之謂善說

申子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史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于昭侯然未知昭侯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  
也昭侯問不害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  
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  
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于昭侯不害  
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于昭侯昭侯大說之國韓非子作趙紹策韓杏餘畧同  
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彊無



侵韓者史論衡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

害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不害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

于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

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

不害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國韓非子昭侯謂申子曰法

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

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又曰申子

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

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無所從知之惟

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

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

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呂氏

春秋韓昭釐侯視祠廟之牲其豕小令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

釐侯曰是非鄉者之豕邪命罪之從者曰王何以知之曰吾以

其耳也申不言聞之曰何以知其釐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

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則聰

去視則明去智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

惟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

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儼耳若之何哉故至智棄智至仁忘

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古之王

者其所為少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不害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

曰申子史記法家有申子六篇漢淮南子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

國之間晉之故禮未滅韓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

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

生焉申子天道無私是為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又曰地道

不作是以常靜帝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常之道符信受

令必行也又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

慎令又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又曰君必有明法正

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壹羣臣也又曰四海之內六合之

間誰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又曰堯之

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

尚已諸子列傳卷三十六



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又曰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又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申子書已亡間采數言

### 尉繚子

尉繚子當梁惠王時惠王問黃帝刑德于尉繚子

尉繚子兵刑勢

有尉繚三十一篇

漢書

### 騶衍

騶衍齊人也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元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北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



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

徹拂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

侯見尊禮如此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駟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

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史淳于髡見記說客傳

慎到

田駟

接子

環淵

慎到趙人田駟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

漢書蝟子而田老子弟子

駟接子皆有所論焉

史記

田駟游稷下號天口駟

漢書

駟以道術說

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駟對曰臣

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自取

齊國之政也駟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

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

以昭神農以鴻

呂氏淮南子田駟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道術難

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

哉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

田駟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齊人見田駟曰聞先生

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駟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

之女駟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



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宜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呂氏春秋客有見田

策駢者被服中法進退

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

目弟子謂駢曰客士歟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歛士所術

施也士所奔歛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

備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

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與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

至故君子之容純乎若鍾山之玉桔乎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慎子有四十二篇今五篇僅存威德

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

諸家所引逸文道家蜎子十三篇捷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漢鹽鐵論

功不休百姓不堪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

孫卿適楚○按孫卿襄王時乃適楚說誤

尹文子老成子附

尹文子齊宣王時人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子三年而不告老成

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子揖而進之于室曰昔老聃之徂西也

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

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

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子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

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

世莫傳焉列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

子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呂氏春秋尹文見齊湣王王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有人于此事親孝事君忠交友信居鄉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此真



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以為臣乎曰所願也曰使若人于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見侮而不鬪是辱也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所以為士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有人于此將治其國民有非非之無非非之有罪罰之無罪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此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鬪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王無以應

名家尹文子一篇

鶡冠子

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號成號著書言道家龐諶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

已也乃與諶絕

真隱傳

道家鶡冠子一篇

漢書

荀卿

荀卿趙人

漢書名况趙人為齊稷下祭酒

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騶衍之術迂

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史記

客說春申君

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

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

謝荀子荀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



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  
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荀子荀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  
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刼弑死亡之主言也  
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  
于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  
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  
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  
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  
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

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其廟梁  
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  
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  
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  
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  
天曷為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國策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  
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

卒葬蘭陵

史記以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卒亦葬焉  
記○按國策荀卿去楚之趙豈後復歸于蘭陵邪又



嘗論秦曰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  
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恐天下之一合而軋  
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彊乎湯武湯武能使說已者使  
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于陳蔡之間視可司  
間安欲剡其脛而蹈秦人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  
使讐人殺也曷為廣大乎舜禹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未有過  
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有沙羨與俱北與胡貊為鄰西有巴戎  
東有楚者乃界于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在圍  
津即去大梁百二十里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  
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

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然則奈何曰節  
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  
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則兵不出于塞外而令行  
于天下矣若是雖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  
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曰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  
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其百姓樸其  
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國其  
士大夫入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  
不明通而公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



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雖然則甚有其謬也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侗侗然其不及遠矣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短也大畧似過秦論而荀卿先及之臨武君與荀卿議兵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古之道凡用兵之本在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

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適仁人之兵王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政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旦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將



來告又何可詐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而可荀卿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怛之以慶賞餉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鬪無由也五甲

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以錐刀墮泰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躋秦之衛鞅燕之繆蟻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民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



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  
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  
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  
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  
于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  
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  
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  
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通于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  
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  
誅百姓也誅亂百姓者也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斲于軍殷之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仁師臨武君曰善荀子錄荀况在嵩溪作一  
子禹大如五石甕表裏皆  
法 荀卿賦十篇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漢書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韓非疾  
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  
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于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  
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史記會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  
王召羣臣問曰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  
報秦秦王大說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  
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而珍珠重寶盡于  
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  
于梁臣于趙而逐而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于諸侯有諸對曰有曰有何  
面目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于君天  
下願以為臣使賈不忠于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  
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  
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



不經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事亦未詳棘津之讐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

見所出又鈞于文王用之而王管仲齊鄙人之賈人也魯之免囚

棘津讐售同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修武南陽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于城濮中山盜未詳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誅天下明主用之知其

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秦王曰

然乃復使姚賈國策非常欲存韓上書秦王曰韓事秦三十餘年

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蒞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于

天下功歸于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

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

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必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

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

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彊敵

存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

權輕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

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

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于

野戰負任之旅罷于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

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

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



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  
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  
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  
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容  
也韓秦疆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于  
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  
以彊于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  
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  
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怏然若

居濕地者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于秦未嘗不為秦  
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蘓使齊未知  
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蘓絕也若不絕是悉趙  
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于彊也今專于齊趙則  
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  
嶠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于韓也辯說屬  
辭飾非詐謀以鈞利于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  
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觀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  
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  
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



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蒙武發東郡之卒闚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蘓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疆齊以義從矣聞于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韓非子于是李斯姚賈害韓非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法記

家韓子五十五篇

漢書

論曰周末羣說蠶起厥流濫觴有道家老子列子莊子老成子鶻冠子環田接慎諸子是也有儒家荀子是也有名家尹文子是也有法家申韓是也有兵家尉繚子是也有墨家墨子是也燭火燭夜爭光一隅待孟子揭仲尼之說以正之夫然後昭昭乎賓朝日而歛羣陰矣







尚史  
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蘓秦曰今日臣  
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  
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逢疾風淋雨壞沮  
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  
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  
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蘓秦出李兌舍人謂兌曰  
臣竊觀君與蘓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蘓公之計  
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  
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蘓秦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

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  
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  
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蘓秦明月之  
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蘓秦得以為用西入于秦秦  
孝公卒蘓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  
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治史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蘓  
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  
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夫徒  
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  
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

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  
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躡負書擔  
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絰嫂不為炊  
父母不與言蘓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  
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  
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史記以說秦之前大  
因而歸兄弟嫂妹妻  
妾竊皆笑之秦慙乃閉室誦周書陰符暮年以出揣摩與策異蓋史誤也乃東之趙奉陽君趙肅侯  
弟公子  
甚不取于蘓秦蘓秦入燕李兌為蘓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奉陽君

曰何吾合燕于齊曰夫制燕者蘓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

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蘓秦蘓秦能抱

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于齊也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蘓秦結交奉陽君死蘓秦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

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士

無敢盡忠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

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如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

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不得安請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別白黑國策作請屏左右今從史言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

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

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覆軍禽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

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七  
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于胷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決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  
于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  
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  
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  
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是則  
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蘓秦為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封蘓秦武安君  
在說六國後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

國史  
策記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蘓秦恐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

史記

于是乃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

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秦之攻燕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于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從近齊趙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國敬以國從

于是齋蕪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韓昭侯

史記作宣惠王誤

曰韓北有

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

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

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少府所造

時力距來

時力作之得時距來勁足以距來敵

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宵近者掩心韓之劍

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

淮南子墨陽之莫邪合伯史記作合賻地

缺鄧師鄧國有工鑄劍

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

即斬堅甲盾鞬鏃

盾櫓鞬草履鏃兠鏃

鐵幕

臂脛之衣或曰疑是障面

草挾

以草為射決

啜同敵謂楯也

如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尚史  
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  
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  
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  
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  
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  
之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

許鄢昆陽郟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  
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  
異于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然橫人誅王外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  
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  
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  
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憑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國難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有摩連袂成幃衆袂成幕揮汗成雨家致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定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而事秦是羸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蕪秦乃南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調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

如天地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蕪秦乃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良馬橐它必實外廐故從合則  
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  
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  
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兩者大王何居焉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

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  
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  
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  
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是六國合從而并力焉

國策又曰蘇子謂楚

王曰仁人之于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親也愛之  
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于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  
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于民非忠  
臣也大臣播王之過于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之地退王之所愛  
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人臣莫難于  
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  
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  
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



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垂沙事未詳淮南子楚兵殆于垂沙蓋史逸其事也

秦之將說楚也東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蘓

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蘓秦曰嗟

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

可以忽乎哉國史記蘓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策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于

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又曰蘓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初蘓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蘓秦曰我

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蘓秦既約六國

從親歸趙趙乃投從約書于秦此下史記云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非是從親裁三年耳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

蘓秦蘓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蘓秦去趙而從約皆解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蘓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固負其眾故先使蘓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于樓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

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謂起誤國策蘓秦為趙王使于秦反

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笑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錐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

者乎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

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蘓秦曰

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蘓秦大  
慙曰請為王取之史記蘓秦見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齊王曰是  
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而不食烏喙者以為雖愈充  
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  
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  
禍為福因敗為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知王以已之  
故歸燕城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亦必德王此所謂棄仇  
讎而立厚交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  
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十

城人有惡蘓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尊之示  
天下與小人羣也蘓秦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蘓秦謂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今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  
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  
生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以事足下可乎王曰可曰孝如曾參義  
不離親一宿于外足下安能使之齊廉如伯夷汙武王之義而  
不臣辭孤竹之君餓死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千里而  
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與女子期而不來抱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



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  
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自覆  
之君也僕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王曰夫忠  
信何罪之有對曰臣鄰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  
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  
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然不免于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  
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  
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

策國王曰善厚待之易王母文

侯夫人也與蘓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蘓秦恐誅乃說  
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  
之所為于是蘓秦詳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  
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  
與蘓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蘓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  
得蘓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蘓秦為  
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蘓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蘓生報仇也蘓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蘓秦之弟曰代



代弟厲

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見兄遂亦皆學

史記

代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耕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鄲所聞于邯鄲者又高于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對曰臣聞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主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于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

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夫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于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尚史  
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  
耳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  
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  
于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  
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曰  
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亡之之  
勢也乃命王之弟為質于齊史記燕使一子質于齊國策陳翠  
合齊燕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太  
后大怒陳翠說之太后  
乃命東車制衣為行具蘓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蘓  
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蘓代婚  
而欲得燕權乃使蘓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

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蘓代厲遂

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策又曰蘓代為燕說齊未見齊  
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  
且立于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  
見于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  
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蘓子  
蘓代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

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遠怨者

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



則不能遠殺矣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趙氏襲衛

車舍人

主車者

不休傳衛國城割平

言割城求平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

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墮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

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事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成可也昔者齊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咎齊者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眾強敵罷寡也事



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此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

于騏驥孟賁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



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  
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

路疑作露暴露意又疑作路窘謂窘于道路

中人

禱祀君翳釀

言釀于中以待飲至

通都小縣置社

社不用命者

有市之邑莫不

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

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

十年之田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

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不償也天下有此再

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總

全家併作身窟穴中

謂地道

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募數

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斲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

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

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兵先戰攻而

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

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

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亡遂臣于齊者不啻

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

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是非徒示人以難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專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



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游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計也謀納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蘓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蘓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蘓子秦必疑而不信蘓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出蘓代代之宋宋善待之秦攻趙蘓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



于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  
 而効一時之用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  
 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人之  
 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  
 趙必于其已邑欲服屬使為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雖得邯  
 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  
 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  
 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  
 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

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蘓子  
 曰臣有以知天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  
 也豈獨田單如耳大過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  
 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  
 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  
 之破韓威魏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于穀函之上十年攘  
 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地為墟民為戾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  
 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  
 齊宣威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將非有田單司馬  
 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



治史  
至設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  
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  
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而馳于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于是秦  
王解兵不出于境  
此下有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之  
文策士謂辭非實也國策秦召魏相信安君  
信安君不欲往蘓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  
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使  
人入魏而不用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

此鄰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進此魏信之所難行也  
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說則難久  
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于  
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也則  
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  
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  
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  
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不厚于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  
善之國安身尊今我構難于秦兵為招實國處削危之形非得  
計也結怨于外生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  
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  
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  
五國伐秦無功罷于成臯趙欲  
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講于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蘓代謂齊閔王曰臣已為足

下見奉陽君矣

奉陽君前已卒  
此蓋襲其號者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



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謂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願得趙

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齊常使韓珉處趙有秦私

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國今講使之如與也

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觴重者矣後合與觴重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

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受負海

之國合負親之交據中國而求利于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于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內韓珉于齊

內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交

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

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

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

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

趙已安邑矣言秦止得安邑已勝趙矣過猶勝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

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

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



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燦于秦兵分于  
齊非趙之利也而君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于齊三晉破屈也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君按  
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君不救也韓魏焉免  
西合而君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  
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于秦而收齊  
魏以成取陰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蘓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足  
下功力非數痛加于秦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于韓也臣竊外  
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觀之秦

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  
于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  
聲德于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必出于是且夫說  
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于趙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之伐而中  
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  
關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  
里且秦攻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踰句注禁



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  
不出也今從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于于是矣五國之主嘗  
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離柞與酬  
酢同五國  
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  
平于魏反三公什清于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上交  
今乃以邠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  
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  
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臣  
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熟圖之齊伐宋宋急蘓伐遺燕  
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  
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以取信于齊也齊未加信于  
王而忌燕也愈甚矣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一齊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支今以二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轉禍為福因敗成功今王莫如遙霸齊而  
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焚秦符約曰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秦  
挾賓以待破國策作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  
鮑彪注言挾賓客并天下而反見破秦必患之秦  
五世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  
功然而王何不使人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



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以不信秦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趙秦有變因以為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三帝而令  
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  
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夫反宋地  
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棄齊猶脫躡矣今王不收燕趙則齊  
霸必成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是國伐也從之是名卑也不收  
燕趙名卑而國危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  
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

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  
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蘓氏子之之亂  
而蘓氏去燕燕欲報讎于齊非蘓氏莫可乃召蘓氏復善待之

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此下有忠信得罪之說與前蘓秦策同又曰燕王謂蘓代曰寡人甚

不喜訛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謂其兩譽之也之男家曰女  
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  
矣日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訛者耳又  
曰客謂燕王曰齊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  
頓齊兵敝其眾使世無患燕王說奉蘓子車十五乘南使于  
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  
今宋王射天管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彈其鼻此天  
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  
鄰氏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利  
實義齊王曰善遂伐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于齊率天下之  
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又曰蘓代謂秦陽君



說燕于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代乃入齊惡趙令齊絕趙齊已  
絕趙因之燕說昭王語類范雎說秦王又多不解又曰齊魏爭  
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代謂燕相  
使燕合于魏齊遂北又曰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  
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伐齊  
令人謂閔王令燕子將燕子將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  
得甲首二萬人燕攻陽城及狸閔王復使燕子應之燕子將與  
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又曰燕代自齊獻書燕王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  
而行曰臣貴于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將多望于  
臣齊有不善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  
齊將與齊兼質臣臣之所重處重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  
口吾信汝猶列眉也去燕之齊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任齊五  
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齊之信燕至于虛  
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  
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事  
之王欲解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  
六策皆燕代為燕謀齊事節錄之備覽云

燕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

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  
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  
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  
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  
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邑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  
鉅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繫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

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

史記作陽

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

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

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蘓代復重于燕燕反

約諸侯從親如蘓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蘓氏之從約



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國又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策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論曰蘇秦說秦不用變而合諸侯從反覆取尊于身初不為天下計也然是時秦已布張張海內從果合秦不得帝亦不可謂非計也蘇代之說齊閔王曰聖人藉權而興時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又曰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小國謹靜而寡信諸侯此從說之精者區區時主語焉而潛溺其國以為秦資信乎連雞不可以並棲而適足以要秦烹也

尚史

列傳三十八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說客傳

張儀

張儀魏人也若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欽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适用于秦者乃使人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八



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  
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  
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  
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  
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  
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  
而壁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記楚攻魏張儀謂秦  
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于秦必入西河之外  
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



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散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國策惠王

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

質于魏儀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

上郡少梁謝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

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史記楚許魏

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

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于楚

而樹怨于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邱收侵地虛頓邱危楚破南

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

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城齊將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

伐趙魏必奔走援之地然受地必

由宋衛輕重繫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韓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

河外賞猶勸也持韓饑因勸之就魏王懼問張儀儀曰秦欲救

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無異言且以遇卜

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遇則講信脩睦魏不與秦遇魏王

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于草下草下地缺遽傳也

斥之也伐齊之事遂敗國策惠王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

相相魏以為秦國策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

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

張子曰然則奈何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

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于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

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

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

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于秦非所以

尚史 說客傳卷三十八 三



窮儀之道也齊楚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之王曰善乃解攻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即位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史記于是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

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為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于秦不敢不事秦韓為一魏之亡可立而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



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  
悉魏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  
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不  
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  
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  
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  
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張儀曰王  
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三所甚

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  
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  
罪于敝邑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  
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  
於之地以為利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于朝曰不  
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畢賀陳軫獨不賀楚王曰不穀  
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  
諸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



地未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弗為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曰吾事善矣子其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

秦是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國策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

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襄襄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史記楚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夫人鄭襄曰



子亦自知且賤于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有功臣也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樊又簡宮中佳麗習音者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惑于虞樂必厚親愛之子益賤而日疏矣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鄭襄遠說楚王出張儀此下國策又曰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魏用事者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按張儀既出遂說諸侯連橫以事秦儀未歸而惠王卒諸侯復畔橫合從無秦楚構兵事又曰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

歸張儀曰行我為子見楚王尚是時南后鄭襄賈于楚張儀見楚王楚王不說儀曰王無所用臣臣請止此見晉君楚王曰請儀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儀曰王徒不好色耳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側問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解泗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儀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觴之儀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于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召南后鄭襄儀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按儀自辱于楚相未嘗至楚相秦之後事勢不類又其謀鄙甚蓋亦策士虛辭也 張儀為秦

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



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格  
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  
取成皋韓必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  
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  
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  
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  
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攻則  
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  
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陳卒盡矣徧  
守新城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民傲者怨上夫守易危  
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函谷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  
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



王大怒與秦戰于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于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下甲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  
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  
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蘓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破齊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覺齊王大怒車裂蘓秦于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蘓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  
于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楚王曰  
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敬以國從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  
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  
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  
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  
士跣跣科頭貫頭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戍兵之衆探  
前蹶後蹄間三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  
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于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



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于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

秦計無便于此者也韓王曰客幸教之請劾宜陽張儀歸報秦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



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于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  
劾河外趙入朝甬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  
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已國一  
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  
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  
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  
東敞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  
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函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

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敞甲洞兵軍于甬池願渡河踰漳  
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股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蘓秦蘓秦熒惑諸侯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  
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  
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  
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魏軍于河外一軍軍  
甬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甬池面相



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館事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

說趙事趙策獨無今采史

記入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與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獸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獸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

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

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已且今時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

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燕王曰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

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西

面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國策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即位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

曰無信左右賣國以求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郤武王皆畔橫復合從

史記

武王元年左右惡張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草車三十乘納之梁

國策又曰鄭彊欲走張儀于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故謂楚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于秦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怒張儀走

齊果舉兵

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與秦王的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草車三十乘而納儀于梁今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止後公孫衍以梁與齊戰于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曰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將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公孫衍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君必解行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于衛君之前公孫  
衍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儀行衍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  
之怒曰衍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儀  
國策又曰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于魏張  
儀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問兄者因無敢傷張儀儀相魏  
一歲卒于魏國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  
策紀年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論曰張儀魏人也柄秦之日誑楚讐齊以扇諸侯其私則右夫  
魏以為之用是故新王示隙儀不之魏其不為商鞅之續者幾  
希

陳軫

子應

陳軫者游說之士去楚之秦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秦攻陘韓使

人馳南陽之地

馳反走示服也

秦已馳

馳進也韓避而秦進也

又攻陘韓因割南

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  
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無以馳割事  
王者矣且王求百金于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于韓一旦而具  
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竊為王不取也張儀之相楚歸  
也田華之為軫說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  
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



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蓋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言軫王不聽張儀又謂惠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秦終相張儀陳軫之楚張儀之去秦相魏也楚王欲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儀曰不忠



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傷忠且信于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軫之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國本作左華謂軫曰儀善于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欲復之軫之魏也將行其子陳應止之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請其謀之深鄭彊自秦來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

所以迎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曰子無東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為山東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梁絳安邑



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也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晉齊王許諾果以兵合于三晉陳軫復入楚秦伐宜陽楚王謂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公仲時守宜陽謂可免于危亡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

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

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楚王聽之宜陽果拔

國策又曰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楚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楚

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

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

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

史記作韓魏相

攻或謂救之便或謂不便于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

寡人乎軫曰王聞吳人之遊楚者乎

史記作越人莊烏

楚王甚愛之病

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有思乎左右曰臣知其思與不思誠



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史記作之說乎

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史記管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

虎而刺之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

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聽者存亡之機故曰

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國策惠王曰善卒弗救史記

此下有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軫卒之年與其地史策

大剋之之文○按是時未有亡國說誤皆不載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學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

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

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

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

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

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既  
 饗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華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說苑畧同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薄之謂曰  
 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  
 劍欲斬無狀之王曰止吾戲子耳即與共飲謂髡曰吾有仇在  
 吳國子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野民持一豆而上田祝曰  
 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  
 重王今與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也御覽引今本無威  
 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

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鞞鞞鞞收  
 衣哀

鞞臂捍也鞞曲也  
 臚與臚同小跪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

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

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記宣王時髡一



目而見七人于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還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若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謝休將士後又欲伐魏魏使人謂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誅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

璧馬之寶于王何傷乎

國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策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王擇國

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于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韓詩外傳作齊使而不名說苑作舍人毋擇新論曲突徙薪亦作淳于髡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

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淮南子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

### 公孫衍

公孫衍是為犀首

司馬彪曰魏官名

韓之陰晉人也

史記韓作魏○按魏策蘓代謂魏王

曰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鮑彪注陰晉時屬韓

事魏襄王襄王二年徐州之役衍謂魏

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于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衍與張儀不善魏王將相張儀衍弗利故令人為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為然因委之行以為功果相魏哀王時陳軫為秦使于齊過魏求見行行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行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公孫行曰行不肖不能得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于公行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史記作田需以車百乘使于楚公可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言于庭曰臣急使燕趙行謁魏王魏王許之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公孫行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行行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行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公孫行行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屬行魏王曰所以不使行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行遂主天下之事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告行行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行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先見齊王因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公孫行談是謀



三國也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魏令衍請和于秦蔡母恢教之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不成後必莫能以魏合于秦者矣衍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魏王齊王不欲衍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齊人曰夫輕用其兵者國危易用其計者身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謀困也夫雖構兵結二君見其危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衍衍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兩君恐其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之魏衍謂義渠君西戎也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中國無事于秦秦且燒炳君之國有事于秦秦且輕使重

幣事君之國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魏相田需衍為將與田需不善衍見魏王曰臣盡力竭智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臣為子之不便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今為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吾為子殺之亡之衍許諾于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田文而相之魏身相于韓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王曰不如齊衍之為



魏孰與其為韓王曰不如韓蘓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中道而不可至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臣以為身利而國便王曰善果厝需于側國策又曰公孫衍為將與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將故用之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又曰史舉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于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又曰田文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召田文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田文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衍後入秦秦惠

王死衍欲窮張儀李讐秦人謂衍曰不如召 茂于魏召公孫顯

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見

張子之無秦矣甘茂果相秦秦武王愛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

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

王且相公孫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衍告臣王怒衍之泄也乃

逐之衍復事魏昭王秦與魏戰于伊闕殺犀武魏令衍割地以

講于秦國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策約長○按相秦或即秦武王之所言佩五國印或即

前陳軫之所謀史併而合之恐誤

論曰辯士挾詐中人以危反覆無足多者陳軫有倫有脊舒而



不迫而秦割秦烹之喻明切無以踰之若夫崎嶇楚秦之間委蛇儀行之會智亦足尚哉

張丑 張登

張丑者齊人也張登者中山人也韓攻鄆

魏地

張丑謂韓公仲朋

曰今公疾攻魏之鄆魏急則必以地合于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朋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于魏而不告韓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惠施令惠王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必伐齊惠王乃入報于齊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

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齊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

萬之軍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

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

遂內魏王與之朝齊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伐齊趙應之大敗

齊于徐州楚王既戰勝欲逐田嬰于齊嬰恐張丑謂楚王曰王

戰勝于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國百姓為之用嬰子

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

妾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

因弗逐公孫衍立五王

秦韓燕

而中山後持

持猶疑也

齊謂趙魏曰

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



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見嬰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登曰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為君廢其王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于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王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

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絕齊而從趙魏國策又曰齊欲割平邑賂燕趙以攻中山張登為相監諸君說齊及燕趙燕趙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蓋一事而異辭者也費縹者韓人也西周惡之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讐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



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若是韓王必為  
之西周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矣張丑復事魏秦惠王卒張  
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勿內不得于王丑復諫曰王亦聞  
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  
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  
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  
欲得之我已亡之而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  
吞之王必劊子之腹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  
賜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策國

古今馮忌

馮忌不知何國人馮忌請見趙王

孝成王

行人見之忌接手俛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于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狎也談語而不稱師倍也交淺而  
言深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和也言而不稱師庸說也交  
淺而言深忠也昔者堯見舜于草茅之中桑陰移而受天下伊  
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言  
深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矣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  
曰請奉教于忌乃談曰王之逐廬陵君

孝成母弟

為燕也王曰吾

所以重者無如燕秦也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  
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



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  
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平原君謂忌曰吾欲北伐上  
黨出兵攻燕何如忌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  
之威與馬服之子戰于長平之下大敗趙師以其餘兵圍邯鄲  
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于邯鄲之下而不可  
拔然者攻難而守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  
禍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強燕為弱趙  
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  
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

國策

燕以不攻所國入燕忌謂長鼓王







